

資治通鑑今註卷四十二

司馬光編集
桑秀雲註

漢紀三十四起上章攝提格，盡旃蒙協洽，凡六年。（庚寅至乙未，西元三十年至三十五年。）

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

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丙辰（十六日），以春陵鄉爲章陵縣①，世世復徭役。比豐、沛。

（二）吳漢等拔胸②，斬董憲、龐萌，江、淮、山東悉平。諸將還京師，置酒賞賜。

帝積苦兵間，以陳豎遣子內侍，公孫述遠據邊垂，乃謂諸將曰：「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！」因休諸將於雒陽，分軍士於河內，數騰③書隴、蜀，告示禍福。

公孫述屢移書中國，自陳符命，冀以惑衆。帝與述書曰：「圖讖言公孫即宣帝④也，代漢者姓當塗，其名高；君豈高之身耶？乃復以掌文爲瑞⑤，王莽何足效⑥乎！君非吾賊臣亂子，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。君日月已逝⑦，妻子弱小，當早爲定計。天下神器，不可力爭，宜留三思。」署曰「公孫皇帝」。述不答。

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：「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，兵破身困者數矣；然軍敗復合，瘡

愈復戰。何則？前死而成功，愈於卻就於滅亡也。隗囂遭遇運會，割有雍州①，兵彊士附，威加山東；遇更始政亂，復失天下，衆庶引領，四方瓦解，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，而退欲爲西伯之事，尊師章句，賓友處士，偃武息戈，卑辭事漢，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！今漢帝釋關隴之憂②，專精東伐，四分天下而有其三；發間使③，召攔貳④，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，則五分而有其四；若舉兵天水，必至沮潰，天水既定，則九分而有其八。陛下以梁州⑤之地，內奉萬乘，外給三軍，百姓愁困，不堪亡命，將有王氏⑥自潰之變矣！臣之愚計，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，豪傑尙可招誘，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，令田戎據江陵⑦，臨江南之會，倚巫山⑧之固，築壘堅守，傳檄吳、楚，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。令延岑出漢中，定三輔，天水、隴西拱手自服。如此，海內震搖，冀有大利。」述以問羣臣，博士吳柱曰：「武王伐殷，八百諸侯不期同辭，然猶還師以待天命⑨。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。」邯曰：「今東帝⑩無尺土之柄，驅烏合之衆，跨馬陷敵，所向輒平，不亟乘時與之分功，而坐談武王之說，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！」述然邯言，欲悉發北軍⑪屯士及山東客兵⑫，使延岑、田戎分出兩道，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執。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，決成敗於一舉，固爭之，述

乃止。延岑、田戎亦數請兵立功，述終疑不聽，唯公孫氏得任事。

述廢銅錢，置鐵錢，貨幣不行，百姓苦之。爲政苛細，察於小事，如爲清水令時而已。好改易郡縣官名。少嘗爲郎^⑤，習漢家故事，出入法駕，鸞旗旄騎。又立其兩子爲王，食犍爲、廣漢各數縣。或諫曰：「成敗未可知，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，示無大志也。」述不從，由此大臣皆怨。

(三) 馮異自長安入朝，帝謂公卿曰：「是我起兵時主簿也^⑥，爲吾披荊棘，定關中。」既罷，賜珍寶、錢帛，詔曰：「倉卒燕喜亭豆粥，厚沱河麥飯^⑦，厚意久不報。」異稽首謝曰：「臣聞管仲謂桓公曰：『願君無忘射鉤，臣無忘檻車^⑧。』齊國賴之。臣今亦願國家^⑨無忘河北之難，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^⑩。」留十餘日，令與妻子還西。

(四) 申屠剛、杜林自隗囂所來，〔考異〕本傳云：七年徵剛。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，必不用詔書。當在此年。帝皆拜侍御史。以鄭興爲太中大夫。

(五) 三月，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^⑪，招其故衆，欲以取荊州，不克。

帝乃詔隗囂，欲從天水伐蜀。囂上言：「白水險阻^⑫，棧閣^⑬敗絕。述性嚴酷，上下相患，須^⑭其罪惡孰^⑮著而攻之，此大呼響應^⑯之勢也。」帝知其終不爲用，乃謀討之。

(六)夏，四月，丙子(八日)，上行幸長安，謁園陵。遣耿弇、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。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。囂復多設疑故^①，事久允豫^②不決。歙遂發憤質^③責囂曰：「國家以君知臧否^④，曉廢興，故以手書暢意。足下推忠誠，既遣伯春^⑤委質，而反欲用佞惑之言，爲族滅之計邪！」因欲前刺囂。囂起入，部勒兵將殺歙，歙徐杖節就車而去。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。囂將王遵諫曰：「君叔^⑥雖單車遠使，而陛下之外兄^⑦也，殺之無損於漢，而隨以族滅。昔宋執楚使，遂有析骸易子^⑧之禍。小國猶不可辱，況於萬乘之主，重以伯春之命哉！」歙爲人有信義，言行不違，及往來游說，皆可按覆；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，多爲其言，故得免而東歸。

五月己未(廿一日)，車駕至自長安。

陳囂遂發兵反，使王元據隴坻^⑨，伐木塞道。諸將因與囂戰，大敗，各引兵下隴。囂追之急，馬武選精騎爲後拒，殺數千人，諸軍乃得還。

(七)六月辛卯(廿四日)，詔曰：「夫張官^⑩置吏，所以爲民也。今百姓遭難，戶口耗少，而縣官吏職，所置尙繁。其令司隸、州牧各實所部^⑪，省減吏員，縣國不足置長吏者並之。」於是並省四百餘縣，吏職減損，十置其一。

(八) 九月，丙寅(三十日)晦，日有食之。執金吾朱浮上疏曰：「昔堯、舜之盛，猶加三考^㉔；大漢之興，亦累功效，吏皆積久，至長子孫。當時吏職，何能悉治，論議之徒，豈不喧嘩。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，艱難之業當累日也。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，迎新相代，疲勞道路。尋其視事日淺，未足昭見其職，既加嚴切，人不自保，迫於舉劾，懼於刺譏，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，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。夫物暴長者必夭折，功卒成者必亟壞；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，非陛下之福也。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，望治於一世^㉕之後，天下幸甚。」帝采其言，自是牧守代易頗簡。

(九) 十二月，壬辰(廿七日)，大司空宋弘免。

(十) 癸巳(廿八日)詔曰：「頃者師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十一之稅^㉖。今糧儲差積，其令郡國收見^㉗田租，三十稅一，如舊制^㉘。」

(十一) 諸將之下隴也，帝詔耿弇軍漆^㉙，馮異軍柤邑^㉚，祭遵軍汧^㉛，吳漢等還屯長安。馮異引軍未至柤邑，隗囂乘勝，使王元、行巡^㉜將二萬餘人下隴，分遣巡取柤邑，異卽馳兵欲先據之。諸將曰：「虜兵盛而乘勝，不可與爭鋒，宜止軍便地，徐思方略。」異曰：「虜兵臨境，忸怩^㉝小利，遂欲深入；若得柤邑，三輔動搖。夫攻者不足，守

者有餘^⑤，今先據城，以逸待勞，非所以爭也。」潛往，閉城，偃旗鼓。行巡不知，馳赴之。異乘其不意，卒擊鼓、建旗而出。巡軍驚亂奔走，追擊，大破之。祭遵亦破王元於汧。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陳豎降。詔異進軍義渠^⑥，擊破盧芳將賈覽、匈奴奧鞬日逐王，北地、上郡、安定皆降。

(十二)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：「臣幸得託先后末屬^⑦，累世二千石，臣復假歷將帥，守持一隅，故遣劉鈞口陳肝膽^⑧，自以底裏上露^⑨，長無纖介。而璽書盛稱蜀、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，任豎、尉佗之謀；竊自痛傷。臣融雖無識，無知，利害之際，順逆之分，豈可背眞舊之主，事姦僞之人，廢忠貞之節，爲傾覆之事，棄已成之基，求無冀之利，此三者，雖問狂夫，猶知去就，而臣獨何以用心！謹遣弟友詣闕，口陳至誠。」友至高平^⑩，會陳豎反，道不通，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。帝復遣封賜融、友書，所以尉藉^⑪之甚厚。

融乃與陳豎書曰：「將軍親遇厄會之際，國家不利之時^⑫，守節不回，承事本朝；融等所以欣服高義，願從役於將軍者，良爲此也。而忿悁^⑬之間，改節易圖，委成功，造難就^⑭，百年累之，一朝毀之，豈不惜乎！殆執事者貪功建謀，以至於此。當今西州地執

局迫，民兵離散，易以輔人，難以自建。計若失路不反，聞道猶迷，不南合子陽，則北入文伯耳！夫負^⑤虛交而易^⑥彊禦，恃遠救而輕近敵，未見其利也。自兵起以來，城郭皆爲丘墟，生民轉於溝壑。幸賴天運少還，而將軍復重其難，是使積痼^⑦不得遂瘳^⑧，幼孤將復流離，言之可爲酸鼻；庸人且猶不忍，況仁者乎！融聞爲忠甚易，得宜實難，憂人太過，以德取怨^⑨，知且以言獲罪也！」囂不納。

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，上疏請師期；帝深嘉美之。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，擊囂黨先零羌封何^⑩等，大破之。因並河，揚威武，伺候車駕。時大兵未進，融乃引還。帝以融信效著明，益嘉之，脩理融父墳墓，祠以太牢，數馳輕使，致遺四方珍羞。梁統猶恐衆心疑惑，乃使人刺殺張玄^⑪，遂與陳囂絕，皆解所假將軍印綬。

（十三）先是馬援聞陳囂欲貳於漢，數以書責譬之。囂得書增怒。及囂發兵反，援乃上書曰：「臣與陳囂本實交友，初遣臣東，謂臣曰：『本欲爲漢，願足下往觀之，於汝意可，卽專心矣。』及臣還反，報以赤心，實欲導之於善，非敢譎以非義。而囂自挾姦心，盜憎主人^⑫，怨毒之情，遂歸於臣。臣欲不言，前無以上聞，願聽詣行在所，極陳滅囂之術。」帝乃召之，援具言謀畫。

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^㉔，往來游說，囂將高峻、任禹之屬，下及羌豪，爲陳禍福，以離囂支黨。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，使曉勸於囂曰：「援竊見四海已定，兆民同情，而季孟^㉕閉拒背畔，爲天下表的^㉖，常懼海內切齒，思相屠裂，故遣書戀戀，以致惻隱之計。乃聞季孟歸罪於援，而納王游翁^㉗諂邪之說，因自謂函谷以西，舉足可定^㉘。以今而觀，竟何如邪！援聞至河內，過存^㉙伯春，見其奴吉從西方還，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，欲問伯春無它否，竟不能言，曉夕號泣。又說其家悲愁之狀，不可言也。夫怨讎可刺不可毀，援聞之，不自知泣下也。援素知季孟孝愛，曾、閔不過。夫孝於其親，豈不慈於其子！可有子抱三木^㉚而跳梁^㉛妄作，自同分羹^㉜之事乎！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，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，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。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，所欲完者將毀傷之，所欲厚者將反薄之。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^㉝，今更共陸陸^㉞欲往附之，將難爲顏^㉟乎！若復責以重質，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^㊱！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，今者歸老^㊲，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^㊳而食，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！今國家待春卿意深，宜使牛孺卿^㊴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，若計畫不從，眞可引領去矣。前披輿地圖^㊵，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，奈何欲以區區二邦^㊶以當諸夏百有四乎！春卿

事季孟，外有君臣之義，內有朋友之道。言君臣邪，固當諫爭；語朋友邪，應有切磋。豈有知其無成，而但萎膝^④咋舌，叉手從族乎！及今成計，殊尙善也，過是，欲少味矣！且來君叔天下信士，朝廷重之，其意依依，常獨爲西州言。援商^⑤朝廷，尤欲立信於此，必不負約。援不得久留，願急賜報。」廣竟不答。諸將每有疑議，更請呼援，咸敬重焉。

（十四）陳囂上疏謝曰：「吏民聞大兵卒至，驚恐自救，臣囂不能禁止。兵有大利，不敢廢臣子之節，親自追還。昔虞舜事父，大杖則走，小杖則受。臣雖不敏，敢忘斯義！今臣之事在於本朝，賜死則死，加刑則刑；如更得洗心，死骨不朽。」有司以囂言慢，請誅其子；帝不忍。復使來鈔至汧，賜囂書曰：「昔柴將軍云：『陛下寬仁，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，輒復位號，不誅也^⑥。』今若束手，復遣恂弟歸闕庭者，則爵祿獲全，有浩大之福矣。吾年垂四十，在兵中十歲，厭浮語虛辭。卽不欲，勿報。」囂知帝審其詐，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。

（十五）匈奴與盧芳爲寇不息，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^⑦以脩舊好。單于驕倨，雖遣使報命，而寇暴如故。

【註】

① 章陵縣：今湖北襄陽縣東。

② 胸：今江蘇東海縣治。

③ 騰：傳。

④ 公孫卽宣帝：胡三省曰

：「宣帝有『公孫病已』之符。」

⑤ 掌文爲瑞：公孫述刻其掌，文曰「公孫帝」。

⑥ 王莽何足效：

胡三省曰：「王莽自陳符命，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。」

⑦ 日月已逝：謂年已老。

⑧ 割有雍州：隴西

、天水，皆雍州之地，故謂割有雍州。

⑨ 漢帝釋關隴之憂：謂隗囂居西方而無東進之意，故光武帝不以關

隴爲憂。

⑩ 問使：私使，指來歙、馬援等。

⑪ 携貳：謂不相親附者，如玉遵、鄒興、杜林、牛邯等

皆相繼歸光武。

⑫ 梁州：益州，禹貢梁州之域。

⑬ 王氏：指王莽。

⑭ 江陵：今湖北江陵縣。

⑮ 巫山：在四川巫山縣東。

⑯ 武王伐殷……以待天命：武王伐紂，至于孟津，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，皆曰

：「紂可伐矣！」武王曰：「汝未知天命。」乃還。

⑰ 東帝：光武帝。

⑱ 北軍：述倣漢制，亦置北

軍。⑲ 山東客兵：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，述以爲兵，故曰客兵。⑳ 少嘗爲郎：哀帝時，述以父任爲郎。

㉑ 起兵時主簿：光武起兵，狗穎川，馮異降，光武以爲主簿。

㉒ 蕪蕪亭豆粥，虛沱河麥飯：事見三十九卷

更始二年。

㉓ 射鉤、檻車：史記：「管仲射桓公，中鉤。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，公以爲相。」說苑曰：

「管仲桎梏檻車中，非無愧也，自裁也。」新序曰：「齊桓公與管仲飲酣，管仲上壽曰：『願君無志出奔於莒也

，臣亦無志束縛於魯也。』」胡三省謂此云射鉤檻車，義亦通。

㉔ 國家：謂天子。

㉕ 巾車之恩：事

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。

㉖ 江關：在今四川奉節縣東。

㉗ 白水險阻：漢白水縣在今陝西省白水縣，其

地有關，故云險阻。

㉘ 棧閣：山路懸險，棧木爲閣道。

㉙ 須：待。

㉚ 孰：古熟字。

㉛ 大

呼響應：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，必有爲內應者。

⑤疑故：疑難事故。

⑥允豫：允同猶。允豫，遲

疑之意。

⑦質：正。

⑧臧否：善惡得失。

⑨伯春：賈子恂，字伯春。

⑩君叔：來歙字。

⑪外兄：姑子曰外兄。

⑫析骸易子：左傳「楚使申舟聘齊，不假道於宋。華元曰：『過我而不假道，鄙我也！』乃殺之。楚子聞之，遂圍宋；宋人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爨。」

⑬城在今甘肅清水縣北。

⑭隴坻：隴州有大坂，名隴坻。隴州故

城在今甘肅清水縣北。

⑮張官：設官。

⑯各實所部：各於所部各縣考覈實在。

⑰三考：謂三

次考核其功最。」

⑱一世：三十年。

⑲十一之稅：十分而稅其一。

⑳見：同現。

㉑如

舊制：景帝時曾行三十稅一之制，故云如舊制。

㉒漆：今陝西郿縣。

㉓柁邑：今陝西柁邑縣東。

㉔汧：今陝西隴縣南。

㉕行巡：姓行名巡。

㉖忸怩：慣習，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。忸怩，舌。

㉗攻者不足，守者有餘：孫武子之言。

㉘義渠：故城在今甘肅寧縣西北。

㉙先后末屬：謂孝文寶皇

后之親屬。

㉚故遣劉鈞口陳肝膽：事見上卷上年。

㉛底裏上露：底裏皆露，謂無隱藏之意。

㉜高平：今甘肅固原縣。

㉝尉藉：尉同慰，安也；藉，薦也。尉藉猶言慰勞。

㉞國家不利之時：指

王莽篡漢。

㉟悵：悲恨。

㊱就：成就。

㊲負：侍。

㊳易：輕。

㊴痼：疾病。

㊵瘳：疾愈。

㊶憂人太過，以德取怨：胡三省曰：「謂憂之太過，而言之甚切，將以爲德，而反以取怨也。」

。」

㊷融入金城，擊竄黨先零羌封何等：更始時，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，據其郡。竄，賂遣封何與結

盟，欲發其衆。

㊸張玄：隗囂使。

㊹盜憎主人：左傳晉伯宗妻曰：「盜憎主人，民惡其上。」

㊺使援將突騎五千：胡三省曰：「說客，單車往使足矣；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，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，使謀

而來。」

⑤季孟：隗囂字。

⑥表的：表猶標，的謂射的；言背畔之罪爲天下所指射。

⑦王游

翁：李賢謂王元字游翁。然隗囂傳謂元字惠孟，游翁蓋其別字。

⑧舉足可定：謂定之甚易。

⑨存：

間。

⑩三木：李賢曰：「三木者，謂桎梏及械也。」

⑪跳梁：喻叛亂者跋扈之情狀。

⑫分羹

：胡三省曰：「此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。」

⑬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：事見上卷四年。折愧，猶言折辱。

⑭陸陸：與碌碌同。

⑮難爲顏：謂有慙色。

⑯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：胡三省曰：「言蜀

若復責質子，當何從得子以爲質也。」

⑰歸老：入於老年。

⑱槽櫪：槽，畜獸之食器。櫪，養馬之

所。

⑲牛孺卿：牛卽字孺卿。

⑳披輿地圖：輿地圖卽地圖；披，開、翻。

㉑區區二邦：指隴

西、天水。

㉒萎腰：舊縮貌。

㉓商：度。

㉔昔柴將軍云云：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。

㉕颯使匈奴：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。

七年西元三十一

(一) 春三月，罷郡國輕車、騎士、材官①，令還復民伍。

(二) 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，遣兵往來，爲之援勢。

(三) 癸亥(三十日)晦，日有食之。詔百僚各上封事，其上書者不得言聖。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：「夫國無善政，則謫②見日月；要在因人之心，擇人處位。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，而不以時定；道路流言，咸曰：『朝廷欲用功臣』，功臣

用則人位謬矣^③。願陛下屈己從衆，以濟^④羣臣讓善之功。頃年日食多在晦，先時而合，皆月行疾也。日君象而月臣象，君亢急而臣下促迫，故月行疾。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，宜留思柔克之政^⑤，垂意洪範之法^⑥。」帝躬勤政事，頗傷嚴急，故興奏及之。

（四）夏四月壬午（十九日），大赦。

（五）五月戊戌（六日），以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。

（六）大司農江馮上言，「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。」司空掾陳元上疏曰：「臣聞師臣者帝，賓臣者霸。故武王以太公爲師，齊桓以夷吾爲仲父，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^⑦，太宗假宰輔之權^⑧。及亡新王莽，遭漢中衰，專操國柄以偷天下，況己自喻，不信羣臣，奪公輔之任，損宰相之威，以刺舉^⑨爲明，激訐^⑩爲直，至乃陪僕告其君長^⑪，子弟變^⑫其父兄，罔^⑬密法峻，大臣無所措手足；然不能禁董忠之謀^⑭，身爲世戮。方今四方尙擾，天下未一，百姓觀聽咸張耳目。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，襲祖宗之遺德，勞心下士，屈節待賢，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。」帝從之。

（七）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^⑮，自免去郡。竇融承制拜曾武鋒將軍，更以辛彤爲酒泉太守。

(八) 秋，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，至陰槃^㉔，馮異率諸將拒之；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：並無利而還。

【考異】帝紀：「六年冬，隗囂將行巡寇扶風，馮異拒破之。」馮異傳：「六年夏，諸將上隴，爲隗囂所敗，乃詔異軍柁邑。未及至，囂乘勝使王元、行巡將二萬人下隴，分遣巡取柁邑。異即先據柁邑，破巡。」又云：「祭遵亦破王元於汧。」隗囂傳，侵三輔事亦同。按此文勢，緣諸將才敗還，隗囂即遣二將追之，故得云乘勝，又云「馮異未及至柁邑」也。然則馮異、祭遵之破王元、行巡，實

在六年明矣。至十年八月，紀又有「隗囂寇安定，馮異、祭遵擊却之」，此即隗囂傳所書「秋，囂侵安定，至陰槃，馮異拒之，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，兵並無利」者也。據此，是囂兩歲各嘗攻馮異、祭遵矣，故遵傳亦云「數挫隗囂」也。而袁紀不載六年事，併在七年秋紀之。且傳云：「囂乘勝」，若事已一年，安可云乘勝？又馮異何緣稽緩爾久不至柁邑？故知袁紀誤矣。

帝將自征隗囂，先戒寶融師期，會遇雨，道斷，且囂兵已退，乃止。

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，遵來降，拜太中大夫，封向義侯。

(九) 冬，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；其朔方太守田颯、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，帝令領職如故。

(十) 帝好圖讖^㉕，與鄭興議郊祀事，曰：「吾欲以讖斷之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不爲讖！」帝怒曰：「卿不爲讖，非之邪？」興惶恐曰：「臣於書有所未學，而無所非也。」帝意乃解。

(十一)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，興利除害，百姓便之。又修治陂池^㉖，廣拓土田，郡內比室殷足，時人方^㉗於召信臣^㉘。南陽爲之語曰：「前有召父，後有杜母。」

【註】

①輕車騎士材官：漢官儀曰：「高祖命天下郡國，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，以爲輕車、騎士、材官。平地用車騎，山阻用材官。」

②謫：責。

③功臣用則人位謬矣：胡三省曰：「人不稱其位，位不宜其人也。」

④濟：成。

⑤柔克之政：柔，和；克，能；謂和柔而能立事。

⑥洪範之法：尙書洪範曰：「高明柔克。」

克。」

⑦高帝優相國之禮：李賢曰：「蕭何爲相國，高祖賜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。」

⑧太宗假宰輔

之權：李賢曰：「太宗，孝文也。申屠嘉召責鄧通，孝文令人謝嘉，故曰假權也。」

⑨刺舉：探察而舉發

之。

⑩激許：發人陰私。

⑪陪僕告其君長：胡三省曰：「王莽時，開吏告其將，奴婢告其主。陪僕

猶左傳所謂陪臺也。」毛晃曰：「陪臺，臣也。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，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。」

⑫變：告

變。

⑬罔：同網，法網。

⑭董忠之謀：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。

⑮竺曾以弟報怨殺人：東觀

記曰：「曾弟嬰，報怨殺屬國侯王胤等。」

⑯陰槃：在今陝西省長武縣西北。

⑰圖讖：圖，河圖；

讖，驗也，言爲王者受命之徵驗。

⑱陂池：蓄水之處。

⑲方：比。

⑳召信臣：事見二十九卷

哀帝竟寧元年。

八年西元
三十二年

（一）春，來勳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，從番須、回中徑襲略陽①，斬隗囂守將金梁。囂大驚曰：「何其神也！」帝聞得略陽，甚喜，曰：「略陽，囂所依阻，心腹已壞，則制

其支體易矣！」

吳漢等諸將聞歛據略陽，爭馳赴之。上以爲囂失所恃，亡其要城，執必悉以精銳來攻；曠日久圍而城不拔，士卒頓敝，乃可乘危而進。皆追漢等還。陳囂果使王元拒隴坻，行巡守番須口，王孟塞雞頭道⑤，牛邯軍瓦亭⑥。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，公孫述遣將李育、田弇助之，斬山築堤，激水灌城。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，矢盡，發屋斷木以爲兵。囂盡銳攻之，累月不能下。

夏，閏四月，帝自將征陳囂，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：「東方初定，車駕未可遠征。」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靽⑦。帝不從，西至漆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，不宜遠入險阻。計先豫未決，帝召馬援問之。援因說陳囂將帥有土崩之勢，兵進有必破之狀；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，指畫形勢，開示衆軍所從道徑，往來分析，昭然可曉。帝曰：「虜在吾目中矣！」明旦，遂進軍，至高平第一⑧。

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⑨等步騎數萬，輜重五千餘兩⑩，與大軍會。是時軍旅革創，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⑪，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⑫。帝聞而善之，以宣告百僚，乃置酒高會，待融以殊禮⑬。遂共進軍，數道上隴。使王遵以書招牛邯，下之，拜邯太中

大夫。於是囂大將十三人、屬縣十六^①、衆十餘萬皆降。囂將妻子犇西城^②，從楊廣，而田弇、李育保上邽^③。略陽圍解。帝勞賜來勦，班坐絕席，在諸將之右^④，賜勦妻縑千匹。進幸上邽，詔告陳囂曰：「若束手自詣，父子^⑤相見，保無他也。若遂欲爲鯨布^⑥者，亦自任也。」囂終不降，於是誅其子恂。使吳漢、岑彭圍西城，耿弇、蓋延圍上邽。以四縣^⑦封竇融爲安豐侯，弟友爲顯親^⑧侯，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，遣西還所鎮。融以久專方面，懼不自安，數上書求代。詔報曰：「吾與將軍，如左右手耳，數執謙退，何不曉人意！勉循^⑨士民，無擅離部曲^⑩。」

潁川盜賊羣起，寇沒屬縣，河東守兵亦叛，京師騷動。帝聞之曰：「吾悔不用郭子橫^⑪之言。」秋八月，帝自上邽晨夜東馳，賜岑彭等書曰：「兩城若下，便可將兵南擊蜀虜。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隴，復望蜀。每一發兵，頭須爲白！^⑫」

九月乙卯（一日），車駕還宮。帝謂執金吾寇恂曰：「潁川迫近京師，當以時定。惟念獨卿能平之耳，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！」對曰：「潁川聞陛下有事隴、蜀，故狂狡^⑬乘間^⑭，相誑^⑮誤耳。如聞乘輿南向，賊必惶怖歸死，臣願執銳前驅。」帝從之。庚申（六日），車駕南征，潁川盜賊悉降。寇恂竟不拜郡，百姓遮道曰：「願從陛下復借^⑯」